



相思始觉海非深

白居易的诗与情

吴侯阳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相思始觉海非深

白居易的诗与情

吴侯阳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思始觉海非深：白居易的诗与情 / 吴俟阳著. — 长春：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 12
ISBN 978 - 7 - 5463 - 7477 - 2

I. ①相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白居易 (772 ~ 846) — 唐诗 —
诗歌欣赏 ②白居易 (772 ~ 846) — 生平事迹 IV. ①I207. 22
②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4661 号

相思始觉海非深：白居易的诗与情

著 者：吴俟阳
策 划：章 丰
特约编辑：章一田
责任编辑：宋 春 齐 琳
封面设计：开刚设计
内文版式：边学成
开 本：710 mm × 1000 mm 1/16
字 数：188 千字
印 张：18
版 次：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电 话：总编办：010 - 63109462 - 1104
发行科：010 - 85725399
印 刷：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
ISBN 978 - 7 - 5463 - 7477 - 2

定价：29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长相思：泪眼凌寒冻不流

窗外飞舞着前尘的柳絮，纠缠了后世的白雪，不管几分归于泥土，几分流入眼中，那半寸迷离，都痴痴凝结了那一年初恋的春色。初识她时，他十一岁，她七岁；恋上她时，他十九岁，她十五岁，正是情窦初开的季节；而写下这首《邻女》的时候，他和她却已注定咫尺天涯。曾经让他心醉的“我爱你”，曾经令人痛心的“对不起”，都留在了他往昔的记忆深处。

1 邻 女	3
2 寄湘灵	12
2 寒围夜	18
2 长相思	23

第二章 潜别离：利剑春断连理枝

轻轻的，她走了；轻轻的，他来了。他徘徊在她的门前，希望她能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然而等来的却是他所不曾熟悉的冷漠与决绝。难道，与她十八年的情分便这样随风殒落，终成一空？他忧郁，他沉思，他在问情中痛不欲生，含泪在她门上题一阙《潜别离》，幻作风、化为雨，和着一曲相思，固执地要为那心中的凝望做一次长长久久的停留。

2 生离别	33
2 潜别离	40
2 离别难	49

第三章 桃花殇：唯我多情独自来

或许桃花本与爱情无关，却无端地因了崔护那阕《人面桃花》的诗句沾染了尘俗的烟火，从此，爱也罢，恨也罢，桃花下的泪便多了起来。只知道桃花是否嘲笑过人的痴傻，是否愿意承受这花下的许多清泪？

8 下邳庄南桃花	59
9 冬至夜怀湘灵	69
10 感秋寄远	73
11 寄 远	81

第四章 长恨歌：在天愿作比翼鸟

缘来缘去缘如风，缘聚缘散太匆匆。花未凋于心海，缘却已逝去。深深怨，不为风雨，不为流年，只恨情深缘浅！聚散天定、离合难期，所有真情，谁堪寄与？早知世事无常，何必相识相知？既已相爱，为何又会缘去如风？总道情可动天，谁知缘尽一切皆成空！

12 戏题新栽蔷薇	89
13 长恨歌	95
14 宿杨家	108
15 醉中归盩厔	118

第五章 痴情怨：莫对月明思往事

前世姻缘今生聚，但相思，莫相负。然，他和青萍，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缘分？被雨水洗过的夜少了许多扰人的喧嚣，指间流淌的每一缕清风都在静静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凄美的故事。默默坐在窗前，在妻子的泪眼里，沉雾又把他的思绪带到符离城外某一个雨后的夜晚，于是，他只能用手中的笔，刻下表面的淡然，只想等到天明，洒扫对湘灵散乱的思念。

16 赠 内	129
17 井底引银瓶	140
18 秋 霁	155
19 夜 雨	166
20 感 镜	173

第六章 断肠人:就中肠断是秋天

相遇是缘,相思渐缠,相见却难,冥冥中这一场倾心的爱恋,终
注定要沦为旷世绝美的风花雪月,轻含烟雨情何限,不道春来晚,
便只为一场沉醉又何妨?怕只怕,酒醒时候人断肠,无言独上西
楼,月如钩,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,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,别是一
番滋味在心头。

21. 昼卧..... 181

22. 暮立..... 186

23. 夜坐..... 193

24. 有感..... 198

第七章 燕子楼:秋来只为一入长

几度风雨,几度春秋,暗涌的激情于似水流年中悄然逝去,再
回首,她依然笑靥如花,而他却两鬓添霜。闲落灯花处,那些美到
蚀骨的白牡丹,总是随风徜徉,任清新馥郁的幽香扑面而来。挥挥
手,送走忧伤,抚平痛楚,抹去印记,无论心中有多少难言的隐痛,
在此时,只想与她琴瑟合音,共奏爱的永恒……

25. 答劝酒..... 205

26. 白牡丹..... 212

27. 燕子楼..... 221

第八章 爱难聚:月明月暗总愁人

她走了,江面飘起他无限的愁思。孤桀的眼神,望向千年之后
的云层,那满江粉荷碧叶,缀着一个个“残”字,却被一座座愁城渐
渐围困。他在哭,他在笑,他在青萍悠扬的琴声里安然等待,等时
光流逝,等岁月流转,等一场繁华落尽后的相知。

28. 逢旧..... 235

29. 舟夜赠内..... 2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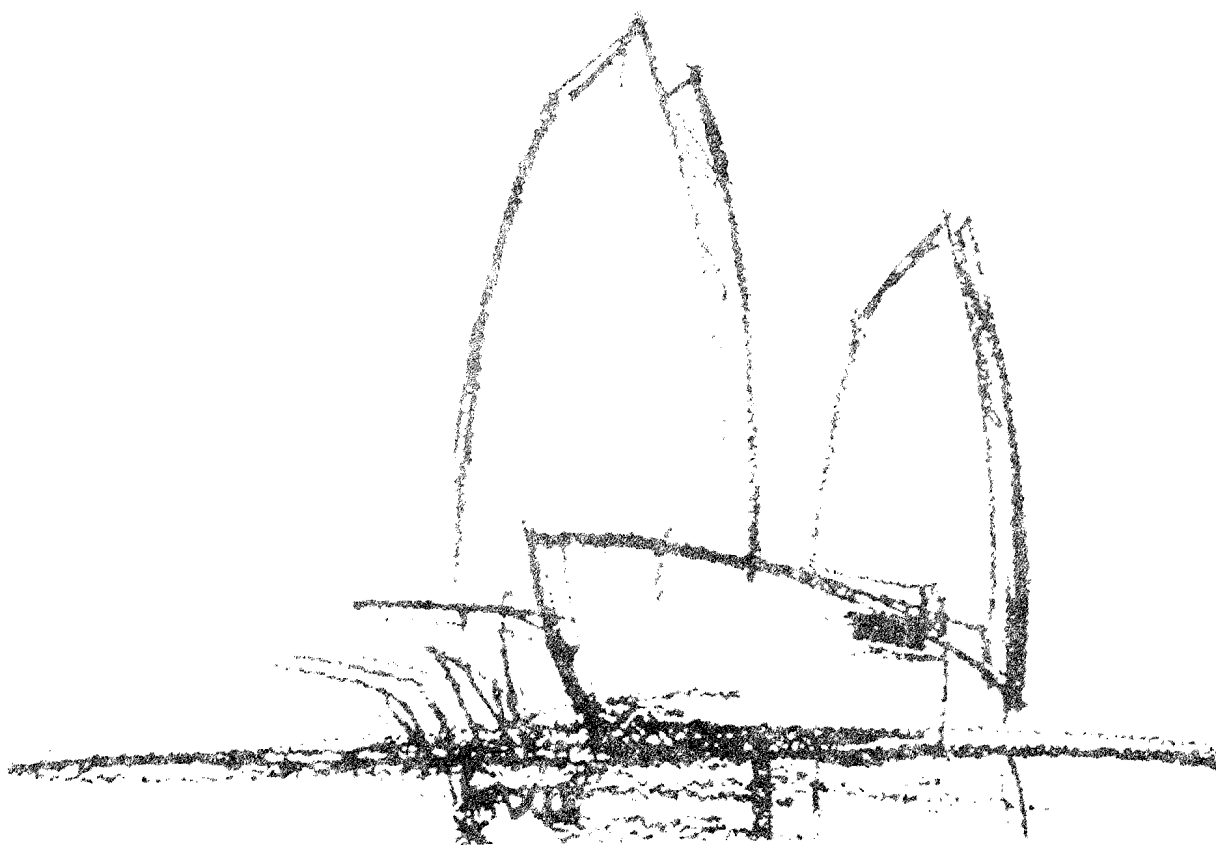
30. 江楼闻砧..... 257



第一章

长相思：

泪眼凌寒冻不流



窗外飞舞着前尘的柳絮，纠缠了后世的白雪，不管几分归于泥土，几分流入眼中，那半寸迷离，都痴痴凝结了那一年初恋的春色。初识她时，他十一岁，她七岁；恋上她时，他十九岁，她十五岁，正是情窦初开的季节；而写下这首《邻女》的时候，他和她却已注定咫尺天涯。曾经让他心醉的“我爱你”，曾经令人痛心的“对不起”，都留在了他往昔的记忆深处。

邻女

娉婷十五胜天仙，
白日姮娥旱地莲。
何处闲教鹦鹉语？
碧纱窗下绣床前。

——白居易《邻女》

白居易的《邻女》，字字句句，皆若出水芙蓉般朵朵绽放，清丽而不冶艳、娇娆而不妖媚。“何处闲教鹦鹉语？碧纱窗下绣床前。”不禁想问，他究竟是在用怎样的恋语来演绎那如诗若画般的倾世情缘？

一直希望能穿越时光的隧道，去大唐，去长安，去洛阳，去符离，去江州，觅他诗句中的婉丽，而那些被寻见的清芬便都会不留一点余地地沁入我饥渴的心田。正如夜幕时分，打开 Flash，邓丽君的《在水一方》便真真切切地在耳际缭绕，仿佛海边吹来的一缕清新凉风，令人不由自主地领略一抹不羁的惊艳。

“绿草苍苍，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，在水一方。”

听到这首旋律，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白居易《邻女》里的佳人模样。

佳人，或许只是文人笔下亦真亦幻、朦胧迷离、望而不即的一个剪影，无法靠近，更无法触摸。她只是一朵模糊烟花、一抹蓝色月光，涉水而过，穿越前世今生，足踏莲花而来，仿佛点缀在琼枝上的淡梅，清新可人、柔情似水；又好似一朵挂在天边的彩云，飘逸、轻盈、缠绵、婀娜多姿，任缥缈的身影伫立在那些心仪她的俊男梦中。

“绿草萋萋，白雾迷离，有位佳人，靠水而居。”



然，白居易笔下的佳人又会是何种风情？

她，会不会就是长生殿里、七夕月下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倾国倾城？

她，会不会就是西湖水边、断桥侧畔，雷峰塔下，一等千年，白衣飘飘、寻寻觅觅的绝色佳人？

她，会不会就是怀抱浓愁、无言独上西楼，剪不断、理还乱，望不断天涯路，清清冷冷、凄凄惨惨，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女子？

她，会不会就是那个金边长衫、高高立领，梳着一拢秀丽发髻，研墨又焚香，依稀伴在书生案旁的红袖？

不。她不是。她仿佛唐诗宋词中轻拨琴弦、浅唱哀曲、临风飞舞的一剪梅；宛若画师笔下嫣然含羞、依水而望、美轮美奂的画中女子；更是男人们感叹、向往、追索的丽影，让人回眸深凝，久久不能释怀。

“我愿逆流而上，依偎在她身旁，无奈前有险滩，道路又远又长。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她的方向，却见依稀仿佛，她在水的中央。”

她与他，拥有不尽的山盟海誓，不完的海枯石烂；她与他，情比天长，意比地久；她与他，难舍难弃，如梦如烟。他把她的缩影刻在梦里，在现实中找寻，甚至把她当一种追求的理想、期待的希望，即使道路再艰难、再曲折，也不放弃，依然找寻她的芳踪，为此甘愿化作河畔下的青荇，荡漾在她的柔波里；甘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，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抽打在身上，始终守候着一份美好的憧憬，任凭岁月蹉跎、时光变迁，即使前方被山川、河流阻隔，依然不改那份执著、那份依恋，哪怕寻找的路上布满荆棘丛林，哪怕移动的步履疲惫不堪，依然对她一往情深。

“我愿逆流而上，与她轻言细语，无奈前有险滩，道路曲折无已。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她的足迹，却见仿佛依稀，她在水中伫立。”

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绝色佳人，才有了爱情的缠绵，才有了白头偕老、情定三生的诺言，才有了千古传唱的话。尽管佳人的身影太迷离，太遥不可及，然而那清新典雅、娉娉迷人的姿韵仍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吸引着多情的少年，令他朝思暮想，无论寻找的结果怎样，都愿意坚守那块阵地，躲在她的天空里，魂牵梦萦，尝试寸断柔肠的爱情，不悔、不

改、不醉、不休，只愿与她朝朝暮暮轻言碎语，走完那段倾心倾情而又刻骨铭心的人生旅途。

邓丽君的歌词仍然弥漫在我温暖的蜗居里，如涓涓细流，柔润可亲地触动着我的每根神经，让我在千年之后，仍愿追逐白居易的脚步，跋涉在万水千山中，将那丰姿迷人的邻女苦苦地追寻。

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，能让“诗豪”白居易至死恋恋不忘？我一遍遍重复听着《在水一方》动人凄婉的旋律，茫茫之中，却仿佛看到她的倒影轻敲着古老的青石板，蜿蜒在朦胧雨巷里，如丁香花一样芳香，若丁香花一样忧郁，依稀在月色湖畔、依稀在小桥流水、依稀在亭楼栏轩，却嵌在我的神魂中，扑朔迷离。

她究竟是谁？佳人？邻女？瑰丽的大唐已不复存在，只余佳人在时空的隧道里，依依守着那弯明月，流年在悠长的笛声中，与我幻中遥望。古典、淡雅、羞涩、婉约，她在水的一方，剪一段时光，流进梦中，弹一首琴音，落在与他相扣的思念里，采下前世未了眷恋，勾素眉染铅华，叹春花不禁秋，品幽寂难成语，伤流芳风雨情，等他在水中央。

他走了。舞霓裳怎回首？断章紫墨却无声。挥挥手，只能让恋随相思人光阴左右，踏爱的足迹在春秋来来回回。几度轮回，几度沧桑，花开花落，雕栏轩窗，隔雨相望，谁为依添一件梦的衣裳？柔情绕指写相思，只是低眉牵惆怅。

婷婷十五胜天仙，
白日姮娥早地莲。
何处闲教鹦鹉语？
碧纱窗下绣床前。

——白居易《邻女》

他不能给她名分，不能给她一生的幸福，两袖烟雨便甩出注定了的结局，所以唯有选择离别。然，他一生一世却都枕着她绝美的芳姿，徘徊不出心的梦魇，终生失魂落魄，一阙《邻女》更是将对她的无限思念消磨在纸笺上，却又无法觅到原谅自己的借口。

这首《邻女》看似信手涂鸦，却美得宛若沉入水中的珍珠，周身流溢

着伤感与惆怅，却又泛着诱惑的璀璨光芒，正如他句中所写：“娉婷十五胜天仙，白日姮娥旱地莲”，那些眷恋的岁月，那些眷恋的年华，在他笔下，自是美得不可方物。

窗外飞舞着前尘的柳絮，纠缠了后世的白雪，不管几分归于泥土，几分流入眼中，那半寸迷离，都痴痴凝结了那一年初恋的春色。初识她时，他十一岁，她七岁；恋上她时，他十九岁，她十五岁，正是情窦初开的季节；而写下这首《邻女》的时候，他和她却已注定咫尺天涯，曾经让他心醉的“我爱你”，曾经令人痛心的“对不起”，都留在了他往昔的记忆深处。

风中独步，细数过往，他经历了很多，也失去了很多。一朝决绝，千般情思一念休。蓦然回首，水复东流，那惊鸿一瞥究竟是彼此前世修了多大的缘？他泪眼迷离，怅坐窗下，捧一纸素笺，轻轻浅浅地叹，缘起缘灭天注定，红尘中又有谁不期望身边有个知心的人儿朝夕相伴？他白居易也不能例外，只是岁月匆匆、人生漫漫，生命的路太长、变数太多，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，或许有缘相识，但却无缘相守，正如那一世里他最眷恋的她——湘灵。

为了他所爱的人，为了自己深情的恋，他也曾刻意地努力过，可最后还是劳燕分飞、天涯海角，无从相思。那些年，他只想，小扣柴扉久不开，笑挽窗缝，望她痴颜胶擦；他只想，茅草竹社、雕栏花榭，共她提笔雕画西厢晓梦；他只想，淮水之畔，与她携手共挽河床碧露，同听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；他只想，喧嚣柳巷、嘈杂闹市，红袖牵连，逃得半世逍遥，笑靥嚷嚷红尘、熙熙攘攘。殊不知，绮丽画卷，转身离歌切切、烟消云散，那样的春色也只会徜徉在心底罢了。

世间情爱犹如粉墨一场戏，他深深地叹。戏中有她，戏中有他许她一生；而她，却甘心固守在那出折子戏中坐等天明，直到三千青丝换白发。然，又是什么时候，他撇下花笺，骑高头白马，过隙梨园，留下几笔“乐天”落款，任一件染上墨笔的青衫长袍，拂起她珠帘泪梦，离别了梨花凋零，却留给她一袭脱不下的戏里“霓裳”，在梦里穿越上下五千年，望秦时的明月，驻足汉时的关，感受着胡马度不过阴山的安然？

苏桥断语，溪水情闻，皆和着《在水一方》的靡靡之音，在我耳畔萦

绕不去，恰似他在《邻女》里那番不经意的描摹，别有一种湿润的声息在时空的流年里缓缓弥漫。

我不知道，他离去的时候，湘灵是否会悲恸欲绝、痛不欲生。恍惚中，却看到千年之前的她把泪珠定格在柔润的唇边，枕着一宿的无眠，在昏黄的光泽下，一个人，一袭青衣，孤单地行走在寂寂的天穹下。夜晚的清新淡薄不了她的愁丝，她紧蹙着眉头，究竟，要怎么做，才能将没有他的日子过得波澜不惊？

她踟躅的脚步里，又是一个初秋。草绿花红，却粘满寥落之意；青草荡漾，蝴蝶也不管她心里的凄惨，成双出没。她跣足长发，蒙上面纱随风摇曳，裙裾飘飘、思绪连连，在远方的水边冲远去的他回眸一笑，宛然在眼前，却又远在天边。虽然添了几许单薄，而远在千年之后的我却以为，唯有此时、此景，伊人才愈显娇柔，愈显别样的清新可人。

吹面不寒杨柳风。或许是芦苇高丈百尺，水边的她方才扑朔迷离，且恣意而缠绵；或许是烟水苍茫羽化成一种奇异的色彩，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，才增添了神秘莫测的朦胧。吸引我的不只是朦胧，还有她追寻恋人如梦如幻、如痴如醉的情，和无着的惆怅失意与萧瑟的秋，以及伊人高洁的寻索和唯美的追求。也许她指尖流转的只是瞬间的心绪，然，那心绪却可以宠坏敏感细致的心。

深蓝的夜幕下，星星一颗一颗明亮起来。夜风中，逸野茫茫，苇丛起伏摇曳，水中月凄婉、幽邃，且染朦胧诗意，而湘灵便是那个隐在他文字背后的女子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

夜软，云柔，灯影斜，静伏案前。我轻轻吟诵着《邻女》，如品一杯香茗，反复、反复地品，直至无言。那一刻，我的发梢、眉尖，甚至唇齿之间都凝驻着熏衣草的幽香。

“娉婷十五胜天仙，白日姮娥旱地莲。”那一年，她只有十五岁，却出落得貌胜天仙，唯有嫦娥和莲花才可以与之媲美。是啊，她美得是那样的动人心魄，又怎能不让刚刚年届十九的他钟情于心？十一岁那年因避家乡战乱，他随母亲陈氏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，并很快与比他小四岁的邻家女子相识。她的名字叫湘灵，长得娇俏可爱，且精通音律，于是两个稚年的孩童便成了朝夕不离、青梅竹马的玩伴。



湘灵。他很喜欢她的名字。每次看到她，他总是未曾开言早已笑意盎然，而她却是羞涩地看着他，轻轻唤他“乐天哥哥”。乐天和湘灵。呵呵。他紧紧拽着她的手，和她一起去郊野嬉戏，去河边捉鱼，到树上掏鸟窝，每次都能引得她情不自禁地放声嬉笑。

在他眼里，小湘灵是个没心没肺的女孩，似乎他喜欢的事她都喜欢，只要能让她尾随在他身后，无论叫她做什么，她都心甘情愿，且乐在其中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八年，无忧无虑的八年。直至她出落成一个姑娘，他才倏忽发现，原来，那个曾经整天跟在自己身后的小女孩已在他心里生了根发了芽，他终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。

“何处闲教鹦鹉语？碧纱窗下绣床前。”爱情是奇妙而又不可理喻的。爱上她，他便是世间那个最幸福的男人。对她的恋，无声而细腻，却有一种温暖，朴素而自然，就像心冷时的一杯热茶、身寒时的一件棉衣，实实在在浸入他的血液融入他的骨髓，令他时时被这种感情燃烧着、温暖着。这温暖的感觉犹如一杯茶的清香，一滴酒的甘醇，一阕诗歌的浪漫，一盏烛光的温馨……

他喜欢看她在碧纱窗下绣床前逗弄鹦鹉时的神情，活泼、温婉，却又透着些许调皮与古灵精怪。打认识她的那天起，他就发现她是个极富爱心的女子，她总是喜欢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，小兔子、小山鸡、小燕子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从不间断。那一年，情窦初开的他从野外拣回一只受伤的鹦鹉，她二话没说，连忙抱着鹦鹉回房替它包扎伤口，几个月的工夫，就将它养成了一只毛羽丰润、人见人爱的鸟儿。她教它学说简单的语言，每次望着从窗下路过的他都会淡淡地笑，然后伸手点着它的额头，逗它对着他叫乐天哥哥。

乐天哥哥。乐天哥哥。那只鹦鹉果然通了人性，只要他来，便会望着他没完没了地叫，引得左邻右舍一听到鸟语声起便知他又和湘灵腻在一起了。母亲陈氏为此大发雷霆，提醒他已是十九岁的成年男子，而湘灵也已届及笄之年，自古男女有别，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无所顾忌地跟湘灵玩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他已是成年男子，再这样跟湘灵缠在一起算什么呢？他是母亲的希望，更是白氏家族的希望，所有人都指望他能考中进士，光宗耀祖，这个时候又岂是他儿女情长之际？

痛定思痛后，他决定闭关苦读诗书，不再踏足湘灵之门。然而闭门苦读了半个月的书后，他还是按捺不住对湘灵的思念，背着母亲，偷偷跑去与湘灵见面。

“乐天哥哥……”她泪眼潸然、目光迷离地望向神情染着些许落寞的他。

“湘灵！”他早已不由自主地紧紧拉住了她那双纤若柔荑的手，眼中尽是离别之后的凄楚。

“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……”她望着他轻轻哽咽着，痴痴地怀抱着那心底瞬间落泪的记忆和那脸庞间一道微凉，许久，许久，嘴角上扬，憔悴的脸庞才露出了一抹酸涩的微笑。

“乐天哥哥，乐天哥哥！”碧窗下的鹦鹉也昂起头，望着他兴奋地叫唤起来。

“你看，它又来了。”他伸手指着鹦鹉，望向她扮着鬼脸。

“白夫人知道你又来了，肯定会生气的。”她忽地又锁起愁眉，“乐天哥哥，我……”

“湘灵，我……”他瞪大眼睛，怔怔地盯着她，鼓足勇气，努着嘴唇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想过了，我会向母亲禀明我们的关系，让她同意咱们的婚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湘灵吃惊地瞪着他，面庞陡地红了起来，慌忙低下头，啜嚅着嘴唇，忧喜参半地说，“乐天哥哥，你……”

“我是认真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不喜欢我，不想嫁给我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抬起头，羞涩地盯他一眼，又迅疾低下头去，“我……”

“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去跟母亲大人说去！”他不顾她的阻拦，拔开腿就跑了回去。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母亲陈氏的怒不可遏。陈氏说什么也不会让儿子娶一个平民女子为妻的，以前儿子还小，所以才任由着他的性子让他跟湘灵整天腻在一起，现如今他已长大成人，她又如何能眼睁睁看着他继续与湘灵厮守在一处？

“荒唐！可笑！”陈氏瞪着他咆哮着，“湘灵？你想娶湘灵？你知道自



己是什么身份，她是什么身份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娶湘灵。”他认真地说。

“我们白家可是世代官宦，她湘灵家是什么？一个白衣家庭出身的女子，她有什么资格当我白家的儿媳？”

“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”

“真心相爱？你才多大？刚刚十九岁，你懂得什么叫爱？还有湘灵，只不过是十五岁的孩子，她又懂什么叫爱？你以为这还是小时候过家家时扮夫妻玩的游戏吗？”

“母亲大人！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陈氏气得浑身发抖，“告诉你，要娶湘灵为妻，除非等我死了！不，就算我死了，做鬼也不会同意把那个女人娶进白家来的！”

他不知道，母亲对自己要娶湘灵的态度为什么那么决绝。她明知道自己从小就喜欢湘灵，可为什么偏偏要以门第的观念来阻止他们结合？是的，湘灵没有显赫的身世，可她美丽温柔，还很善解人意，难道这些都不能让她有资格成为白家的儿媳吗？

蓦然回首，他看到躲在窗下偷听他们谈话的湘灵。她泪如雨下，望见他时几乎是落荒而逃。慌乱中，她的银钗掉在了地上，一袭乌黑的秀发随风飘舞，瞬间零乱在他悲伤的泪滴中。

湘灵！他大声地唤她，却被陈氏狠心地拦住。“你今天要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再回来！也别再认我这个母亲！”

他没有办法，唯有和着泪，看着娇小玲珑的湘灵从他眼前远去，心碎成了一片一片。“娉婷十五胜天仙，白日姮娥早地莲。何处闲教鹦鹉语？碧纱窗下绣床前。”千年后，我继续念着《邻女》这首诗，悲伤着他的悲伤，绝望着她的绝望，却恨他的文字惹得原本处于温暖中的我感到一种刺骨的痛，怕自己承受不住这种绝美，也怕这种无奈的孤寂将自己包裹，那实在是太灰、太暗、太冷，我甚至听得见他隐藏在文字后的哽咽声。

灯影斜，拦不住人生多少时光。月下冷，遮不住人间多少离别。白居易的诗句如同暗夜里冶艳的花一样妖娆、神秘、迷人，宛如明净的天空，仿佛一阵轻风掠过，便把我带到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”的世外桃源。那里的天空明净得如同平静的湖面，水清澈得恰似湘灵的泪

滴；那里的水透明得像诗，可以用眼睛感受它的清新脱俗，却没有任何粗鄙的理由。品味着这样散淡的文字，与其说是才华，不如说是情怀，天生的淡泊隽永，在品味中被过滤得更清澈，积淀得更醇厚。

其实，生活有时就是千转百回，也许只是一次邂逅，却总有一个缥缈的影子在眼前闪烁，若水三千，在梦里萦绕。也许是空间距离或心理距离的缘故，若隐若现，才会牵引出惆怅的情愫，令人辗转反侧。

万籁俱寂，合上窗幔，继续轻听一曲《在水一方》，我一脸安详，悠哉、游哉。所谓伊人，不在远方，就在彼岸。恍惚中，却又听得天边水畔有人在轻轻地反复吟唱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，在水之涘，在水一方。”

是她，是他的湘灵，正穿越千年的时光，在我窗前缥缈朦胧，可望不可即。而我的心，却随着他为她写下的诗句起起伏伏着，仿佛这些文字便是一个守望者，正等待着懂它的人出现，充满了神奇，令人神往。



《邻女》是白居易早期的情诗，诗中描绘了作者十九岁那年在徐州符离（今安徽宿县）与十五岁的邻家女孩湘灵互生爱慕、坠入情网的经过，由衷地赞美了湘灵的美丽与悦耳的嗓音。从诗作的内容来看，应是二人分手后的回忆之作，具体创作年份待考。

湘灵，姓氏不可考，有资料称其父亲是湖南人，母亲是河南灵璧人，亦不可考，是白居易的初恋，也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至爱。白居易十一岁时，因避家乡战乱，随母亲陈氏从洛阳举家迁至父亲白季庚的任官所在地——徐州符离，之后没多久便在那里与比他小四岁的湘灵相识。幼时的湘灵活泼可爱，且精通音律，于是二人很快成了朝夕不离、青梅竹马的玩伴。到白居易十九岁、湘灵十五岁时，情窦初开的二人在不知不觉中相恋了，但这段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白母陈氏看好，无论白居易怎么哀求、湘灵如何努力，终其一生，他们也未能成为彼此的伴侣，唯余千古遗恨。